

编辑 邱海泉 于淼 校对 刘桂珍 电话 67655592 Email:zzrbzf@163.com

郑邑旧事

金水河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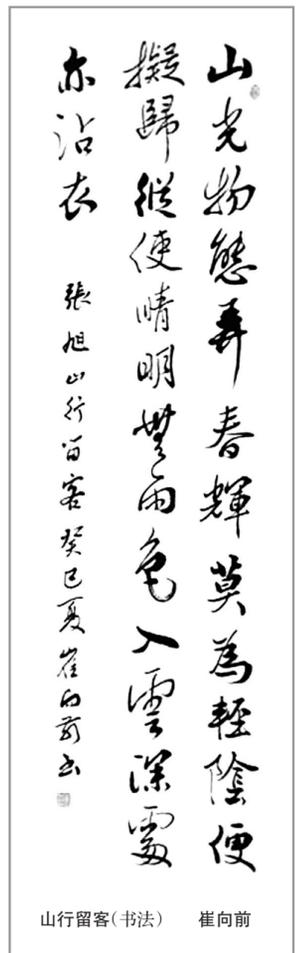
曹世忠

金水河发源于郑州西南部梅山北麓的老胡沟,经黄岗岗、郭家咀水库、黄岗寺、金海水库(现名帝湖),如今这条河自西南向东北流过了郑州市的主要市区,在金水区八里庙汇入东风渠。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金水河两岸有着美丽的传说,其名字和古代中国郑国丞相子产的政治清明和清廉公正有着密切的联系。

子产(?—公元前522年),春秋时期(今河南新郑人),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公元前554年为郑国国相。他宽厚仁慈,恩威并施。既依法治国,又善于民。他重视教育,尊重人才。对晋楚的强权外交,针锋相对,毫不畏惧,有理、有礼、有节地维护了郑国主权的尊严。据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他执政一年时,浪荡子弟不再游手好闲,自食其力;老年人不必手提负重,得到关爱和尊重;儿童也不用下田劳动,享受到良好的学校教育。两年之后,市场买卖公平,童叟无欺;三年之后,百姓夜不闭户,社会温馨和谐……

为人民当马牛的人,自然得到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子产上任整整执政了26年,谁也没想到他一无如洗,家无长物,死的时候儿子连安葬的费用都拿不出来。郑国人非常感动,男男女女自发捐款,甚至有的解下贵重的首饰,帮助操办子产的丧事。但是子产的儿子坚决拒绝了,他说,父亲在世时清廉为政,两袖清风;崇尚节俭,一身正气,死后也不能给他老人家脸上抹黑。子产死也不占民地,后来人们把他葬于高高的阡陌上。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老百姓被子产心忧社稷鞠躬尽瘁的精神所感动,纷纷把金钱财物扔到了河里,变成纪念子产的另一种形式。于是,那条河因为珠宝的绚丽光芒泛起金色的波澜,从此命名为金水河,一直传到现在。



山行留客(书法) 崔向前

且向大野问知音(上)

——序《南岗集》

李辉

常林向老年周常林发出的呼唤。

二〇一〇年元月,周常林年届古稀,他写下一首《七十初度》,与《感时》五首时隔五十三年。诗云:

少年攻读意非轻,曾指大河话沧溟。一自跌撞阳谋后,便入牛鬼另册中。十日涂鸦学画匠,半世糊口做裁缝。好是迟暮尚能饭,信步犹上日观峰。(《七十初度》,二〇一〇年)

性情未改,豪气依旧,这是人生的历史呼应。

二

一九九七年,初识周常林。

一天,我收到一封来自郑州的信,写信者即是时任大象出版社社长的周常林。信很长,足有四页。他说,这几年,一直在读我在《收获》上开设的“沧桑看云”专栏,对其中不少所写文化人物他很感兴趣,彼此有许多共鸣处。他告诉我,逼近世纪之交,大象出版社正考虑策划一本对话集,请知识界人士就一些历史与现实问题深入探讨,他希望能由我出面做访问人,完成这一选题。他的信打动了我。当时,周边所见,均是迎接新世纪的喜悦,兴奋与陶醉,仿佛一走进千禧年,一切都变得美好无比,轻松而无忧。而在我看来,世纪回顾与历史反思,则更为重要。在这一点上,我们想到了一起。我当即回信说可以考虑这一选题,具体如何进行,等有机会见面再议。

未想到,他与编辑王少卿很快就来到北京。我去宾馆拜访。他个头不高,瘦削,黝黑,精力旺盛,十分健谈。一双浓眉,短粗浓黑,令人印象深刻。

第一次见面,我们有谈不完的话题。他知识颇为丰富,阅历广,见解深,目光里闪着狡黠,但说话则坦率,不大拐弯抹角,往往直接切入主题。

他比我大十六岁,我们一下子却一见如故,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一开始我就叫他“老周”,一直叫到今天。午餐时,我们两人对饮。喝完一瓶二锅头,又要一瓶,一直喝到下午三点。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多酒,那天,真的有了“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感觉,向来不强的酒力,似乎一下子提升了许多。周常林第一次让我见识了喝酒必吃辣椒的壮举。一口酒,咬一口红辣椒,满头大汗,佐助谈兴,其状惊人。他的强健,精力旺盛,想必与之紧密相关。

初次见面即痛饮大醉,仿佛是为我们后来十几年的交往,做了很好的铺垫,一种自古以来挚友相聚痛饮的尽情挥洒。从此,我们见面必喝,一喝少不了大醉一场。

最难忘在波罗的海上的痛饮。那次,我们结伴同游欧洲,从斯德哥尔摩乘坐“海盗号”邮轮前往赫尔辛基。邮轮下午起航,第二天早上抵达。傍晚时分,我们走上甲板,找一清静处面对大海席地而坐,一溜儿摆开事前携带的二锅头、花生米、红辣椒、黄瓜、火腿肠……夕阳西下,晚霞映红大海。旋而,天暗下来,繁星格外清晰明亮。吹着海风,我们天南海北古今中外聊得不可开交,一边开怀畅饮……几个小时不知不觉过去。

其间,几位小伙子走过来,好奇地看着我们。问起来,原来是移民到瑞典的库尔德难民。得知我们来自中国,他们问,可否给他们几支中国烟抽。当然。我们递过去几支,再请他们品尝二锅头,抿一口,他们就吓了回去。

平生有过多次痛饮,却没有哪一次能比得上此次邮轮之上的豪情。天地之间,深邃星空,浩瀚海水,库尔德青年,无拘无束的话题……都说美好旅游难以重复,痛饮也如此。



放飞心情(摄影) 安福昌

坐在西湖边上

王莉

一落中变迁,人來人往的潮流中,有缘的人会让你相视而笑,无缘的人却和你擦肩而过。缘起惜缘,缘灭随缘。忘掉那些让你不愉快的人,人生很短,你根本没有时间去在乎那些无聊的烦恼;忘掉那些不喜欢你的人。生活中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高兴,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生活的天空总会有阴云飘过,改变心态就会是阳光灿烂。但要记得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朋友,不管是鼎力相助,还是举手之劳,哪怕只是滴水之恩,也要惦

记着涌泉相报。原谅那些曾经有过误会的朋友,不管是无心还是有意。坐在西湖边上,捧一杯雨前龙井,看天边云卷云舒,落入杯中的云儿和着茶青在杯中翻腾跳跃,犹如人生的跌宕起伏。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谁的一生又总是高潮迭起?反思自己走过的路,做过的事,反思自己曾经的幼稚、可笑,曾经的鲁莽、愚昧、散漫,冲动、执拗……就像一位哲人说的,你可以做现实的逃亡者,但无法做心灵的逃亡者。细细体味充满生活每个角落的幸福感觉,体味那

些流淌在生活瞬间的小确幸,更要珍惜那些构成幸福生活的美好细节。让清澈的湖水浸润你的心田,洗涤你灵魂的角角落落,留下一方纤尘不染的净土。吴越的风,南来的雨,后庭的歌舞,岸边的花绿的叶都和着岁月化作泥土沉入了湖底。唯有平湖的月儿,钱塘的潮儿,一年又一年,打着自己的节拍,唱着自己的旋律。仰望蓝得透亮的天空,你可以把心地儿腾空,把心田里所有的一切放下,什么都别想,让心地和天空一样空灵澄碧,你会觉得整个世界都是你的。一群鸟儿欢唱着从湖畔飞过,坐在西湖边的我,心中便有了杂念,希望能像鸟儿一样,随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文学评论

年过古稀的周常林先生,当年不会想到,他在十七岁左右所写旧体诗《感时》五首,时过半个多世纪之后,仍能在我这个阅读者心里引起强烈共鸣。其中的第二首,不妨视为他提前对自己性情与命运的一种概括,一种富有诗意的表达。

平生无俗韵,岂畏风雨摧。曾羨潮头儿,无怜雪中梅。出檐偏有我,织网却是谁?苦酒原自酿,且尽手中杯。(《感时》之二,一九五七年)

写这首诗时,周常林只是高二学生。他在写给我的信中曾这样谈到当时情形:

一九五七年那个不平凡的夏天,我尚在念中学(高二),但也和几位同学始料未及地跌入了那个“阳谋”的漩涡之中。好在后来蒙中央“普通中学学生不划”的政策所赐,算是逃过一劫,但大学梦也破灭了。我们的遭际与同时念中专的同学相比,幸运多了,与在大学读书的学生和其他几十万“右派”所受的折磨相比,更不值一提,但也就是从那时起,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开始写了些旧诗一类的东西。(周常林致李辉信,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二日)

他说借诗排遣郁闷,但我在此首诗中,读出的却是超越郁闷、孤独之外的倔强与傲骨。一个年仅十七岁的青年,居然能如此自信或曰自负地发出“平生无俗韵,岂畏风雨摧”高亢之声。常说“少年不知愁滋味”,对于周常林来说则不同,他早早地就见识了世态炎凉,亲历了政治的起伏跌宕,可是,性情却似乎难以被修正,少年拥有的中原豪气依旧激荡胸襟。这就难怪,在末句“且尽手中杯”里,我读出的不是郁闷、低沉、碌碌无为,而是自傲自强,阳刚之气,扑面而来。

的确,在后来半个多世纪的人生旅程中,特别是“文革”结束他有幸进入出版界之后,周常林所做的诸多事情,无非是在以一位出版家的姿态,演绎着这句诗的内涵。时任大象出版社社长期间,周常林策划出版了一套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他为此赋诗一组,其中一首,袒露作为出版家在当下时代应有的独立思考、文化指向与编辑胆略:

言为心声食为天,岂有上帝与神仙。开国帝王多无赖,鸣锣经师即圣贤。耻将麦克喇叭吹,且把奇技淫巧传。鉴古当思西风劲,攻玉石借海外山。(《题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一九九三年)

在这首诗与十七岁的《感时》之间,显然一脉相承的思想流淌。换句话说,《感时》五首,足可视为青年周



溪山独垂(国画) 荻溪

花儿醉了 轻柔的风抚慰 慈善的雨滋润 风儿醉了 雨儿醉了 云儿醉了 得益上苍关照 仰面真情微笑

灵性呼应天籁 空灵气韵荡漾 云儿醉了 鸟儿醉了 花儿醉了 灵魂血液蕴蓄 智慧生命歌唱

青春既永驻 凋敝亦非死亡 花儿醉了 人儿醉了 天性本色不渝 千古从容绽放

夏

苏连硕

“小书馆”系列丛书

李丽铮

“小书馆”系列丛书收入了以下7本小书:《中国哲学小史》(冯友兰著)、《国文趣味》(姜建邦编著)、《中国人文小史》(叶盛生著)、《书法指南》(俞剑华著)、《国学概论讲话》(谭正璧著)、《中国政治二千年》(张纯明著)、《我们怎样读书》(范寿康编)。

这些“小而可贵的书”,都是以大手笔写小文章,虽然没有“大书”那般洋洋洒洒的旁征博引,但见肉见骨的精华,绝对令人受益匪浅。它们不因时间而消逝,历久弥新,书香满口,为一般读者可读、可懂、可藏。

丛书名曰“小书馆”,顾名思义,就是精选过这类小书的一套丛书。其所收小书的标准如下:不限门类、不限年代、不限国家,只要有文化的积淀、可喜的文字、阅读的趣味,未出版或虽已出版但市面版本极少,又或者已绝版多年的小书,均为“小书馆”所收之范围。

“编,接着编!”顾晓璐打断了他的谎话。“算了!”欧阳剑擦干净脸,说:“傍晚的时候任大伟去我学校了,非拽着我陪他喝酒。——我也不是存心想瞒着你,只是怕我说了你就得回二,回完二就得有三,这么下去就没完没了。”

“任大伟找你喝的哪门子酒?你们俩什么时候凑到一块儿去的?”顾晓璐拦住侧身想出去的欧阳剑。“我本来不想搭理他,可看他一副庄家之大的样子,带挂彩的怪可怜,虽然没什么交情,可也不至于棒打落水狗吧?”欧阳剑解释着。

顾晓璐追问任大伟跟他聊了什么。欧阳剑说:“除了后悔还能说什么!我看他是真没辙了。”“我告诉你欧阳剑,这件事你躲远点儿,我刚把注意力从你身上移开,你别自找不痛快。”顾晓璐交代道。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就任大伟那德行,不是个老实货色,万一将来他重蹈覆辙了,不是害了你姐嘛!可我一看他那惨样儿,又不太像演戏,他是真有心悔改。晓璐,咱得讲道理,就你姐夫这个年

纪,这个社会地位,和你姐的这种关系,很难保证不出这种事,好在他能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最终回归家庭才是最重要的——”

“你们聊得挺深啊?”顾晓璐讥讽道:“你们俩关系应该不浅吧?他不找麻烦找你?你头一回上我家那次,听说你俩在车里聊得挺愉快的。”“哎,你打住!”欧阳剑说,“说别人的事呢,你别老往我身上扯行不行?”

“你要不跟任大伟掺和我会问你这个吗?你到底跟任大伟见过几次?看来你俩之间还有故事瞒着我呢。”顾晓璐这会儿不依不饶了。欧阳剑叹了口气:“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看来我必须得挑明了。任大伟之所以会找我,是因为——”“这事我早就发现了,有一次我在咖啡馆跟人谈事,正好撞见任大伟跟那女的吃饭……”

顾晓璐一听,火一下子就蹿上来了:“你说什么?我都没见过那狐狸精,你竟然见过?你看见了怎么不告诉我啊?”“这不很正常的事儿吗!”欧阳剑无辜地摊手。

“哪儿正常了?一个男人带着不是自己老婆的女人吃饭正常吗?欧阳剑到你安的什么心啊?那女的长得多漂亮吧?你是不是特羡慕任大伟?心里也痒痒了吧?也想弄一个吧?你们俩就是这么结成同盟的吧?”

见她的话说越说越难听,欧阳剑终于忍不住了,加大了声音:“你不要无理取闹好不好?你可以埋怨我没早告诉你,可你不能说我跟任大伟是一丘之貉啊!再说了,我就看见人俩人在一起吃饭了,不就是吃顿饭嘛,你跟我较不也吃过饭嘛,我也不说什么吗?”

“我跟程斌吃饭怎么了?还不是为了给你打掩护啊!”

“你那叫给我打掩护吗?我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儿宣布咱俩的关系了,还说要打掩护?你还在你父母面前隐瞒咱俩的关系呢?”

“我什么时候隐瞒了?去见我爸妈不是我提出来的吗?是你自己没本事,把事儿搞砸了,你还赖上我了!”“明明是你爸无理取闹,怎么成我不告诉我啊?”“你在饭桌上低调点儿,少得罪两句,我爸至于揪你吗?为了你

连载



大丈夫 李辉 著

跑到美容院去打瘦脸针差点儿毁了我的脸!我这么大岁数了,天天跑健身房里跟一帮小伙子飙着推杠铃,累得跟孙子似的!为了你我连这张老脸都不要了,你还想着怎么着啊?”

“好,我明白了!原来你觉得跟我在一起是一件丢人现眼、这么为难自个儿的事儿啊?”顾晓璐露出一脸狠相,说:“行,那这婚也别结了,你別娶我了,再见!”说完,气急败坏地夺门而出。她站在电梯口,本以为欧阳剑会马上追出来,没想到身后传来“哐当”的摔门声。

大闺女和女婿走了,老伴儿气得也不轻也下楼梯溜下去了,那个不省心的小女儿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见了人影。顾妈妈一脸愁容地看着空荡荡的家,客厅中央还有一地茶几碎片。

顾妈妈叹了口气,收拾了一下家里,然后换了套干净的衣服,带上门,也出去了。

顾晓璐送乐乐去补习班回来,刚进小区大门,就看见她妈站在门口翘首。

不由心里一酸。母女俩进屋,顾晓璐给她倒了杯水端过来,说:“妈,看您脸色挺差的,是不是昨晚没睡好?”

顾妈妈憔悴地说:“家里出了这档子事儿,能睡着就怪了。——晓璐,妈可没有埋怨你的意思,今天是你爸做得不对,给你添乱了。你走了以后他骂过他了,他也知道错了,你別再怨他了,好不好?我替他向你赔个不是。”

顾晓璐把脸扭向一边,眼圈有些发红,说:“妈您别说这话……”

“孩子,今天看你那样,我也不敢问。你到底是怎么打算的?你跟任大伟不会——不会真的那什么吧?”顾妈妈担心地问。

顾晓璐低着头,没说话。顾妈妈说:“按理说,我这个当妈的应该向着自己的闺女,可咱说实话,你要是真跟任大伟离了婚,乐乐怎么办?你又没个工作,以后孤儿寡母的日子怎么过?说到底你身边得有个男人撑着,才过得下去。”

顾妈妈一愣,靠近一点儿说:“你这话什么意思?乐乐上大学以前不会,那以后呢?乐乐今年才八岁,等他上了大学你也都多大岁数了?等那时候离婚你不是把自己往绝路上逼嘛!”顾妈妈又急又无奈地说:“孩子,我说句不中听的话,但凡家里出这种事,就算落在男人身上,咱女人也不是一点儿责任没有。妈说这话不是怪你,而是提醒你,你得理智地对待这件事,两口子在一块儿要迈的坎儿多了,你得坚强点儿,包容点儿!我看大伟也知道错了,你就给他个台阶下,说不定因为这事儿,以后他真能死心塌地好好跟你过日子呢。”

顾晓璐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说:“妈,您早听说过让我注意点儿任大伟,没想到——”

老太太搂住晓璐,让她像小孩子一样在自己怀里哭泣,边拍打着女儿的背,边喃喃说道:“好闺女,别哭了。有爸妈呢,我们一定帮你把这坎儿迈过去。”

顾晓璐说:“妈,您早听说过让我注意点儿任大伟,没想到——”